

“充满劳绩/但人诗意地/栖居在这片大地上”，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美丽诗句，在许多人心激起共鸣，骨子里的完美主义，使他们将平凡的生活过得精致而诗意。

田宇便是他们其中的一个。从爱画、赏画、藏画到开画廊，每次转身，对他而言如此自然。他说：“当你把艺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时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启了。”

心中有一片故园

浸润着荆风楚韵长大的田宇，年少时就对自然之美非常痴迷，对色彩更是极度的敏感。

初中，有个暑假的午后，他一个人行走在广袤的田野上。路过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河，河床上静卧着一条小蛇，银鳞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身体弯曲成一条优美的曲线。突然间，小蛇不停地扭动着身体，像一条狂舞的银练，孤独而热烈。他看呆了，不由自主地掏出笔，在纸上画起来……小小少年的心中，不由勾勒出一个画家梦：“懂得溪水的潺潺声，理解树叶的悄悄话，听见花在悄然放……”

命运的阴差阳错，使他拿起的画笔又放下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他怀揣160元只身来到海南，开始另一种梦想的追逐。在海南十几年间，田宇从事过媒体工作，开过公司，而后又供职于一家大型公司。兴趣广泛的他，不断地变换着新玩法：羽毛球、网球、游泳、登山、自驾旅行……1998年，当高尔夫球场在海南还为数不多时，他的最好水平已打到90多杆；2000年，当瑜伽刚刚在海口出现，他又成为城中城健身俱乐部最早练瑜伽的男士。

虽然爱好众多，但他对绘画的痴迷非但没有转淡，相反，从书法到绘画，从古玩到茶道，他都喜欢至极。每到一处出差，忙完正事，他总是直奔当地的美术馆、博物馆或文化街，在艺术中寻求丰富生命的感受和体验。这些年，上海的莫干山艺术区、福州路书画街，北京的798艺术区、宋庄画家村、琉璃厂文化街，武汉的徐东古玩城等等，都留下他流连忘返的脚步。冬去春来，他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到书画、古玩上，在寻寻觅觅间也淘到了不少名家的书画。

“每个人都有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故园，故园凝结着某种珍贵的似失去了又无从寻找的气息。”田宇这样解释自己的“玩物丧志”。

拒绝被生活压榨

在收藏的各类艺术品中，田宇最钟情的还是油画。“正如作家通过文字符号表达观点，音乐家通过乐谱抒发情感，油画创作不失为深度精神诉求、炽热内心欲望之言说的一种表达方式。”田宇发现，心中对自然的神往之情，在一抹抹刀痕与笔触、一行行线条与视角之间都能够找到表达，聚集成一道道光色与斑驳、一片片气氛与色彩、一种种质地与肌理……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走进了中国新生代油画圈。那是2005年底，一位广东美院的朋友陪青年画家龚伟从外地来海南。龚伟的画专以女人体为载体，试图表达意识中的女人印象，作品《梦幻》系列、《关于痕的解说》系列等都在国内获得很高的评价。整整一星期，田宇陪他们沿着海岸线将海南岛走了一圈。看着他们的生活，随意而洒脱，执着而沉迷，羡慕之余，田宇心中那根弦又悄然撩动了。

此时的田宇，已厌倦了简单重复的朝九晚五，也厌倦了社交场的推杯把盏。“当生活足够悠闲的时候，能够让自己呆在房间静心赏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这样的时间和心情，对我而言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。”他开始想象，60岁退休后的生活了：择水而居，开一间茶画一味的茶馆，可以与友人品茗、赏画。“但愿那时的我，还没有被生活压榨成为一个无趣的人。”

2007年的一天，他的新办公室装修，希望选两幅原创油画作品做装饰，可跑遍了海口也没有找到满意的，市场上的商业画实在太多了。这件事给他很大的触动，“油画在西方被誉为‘藏住的风光’，相对其他艺术门类，油画的装饰感、表现力具有很强烈的感染力。虽然国人缺少对油画的审美体验和文化背景的认知，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油画市场在中国必然越来越宽广。海南作为时尚开放的城市，艺术园地里不应该缺席了油画。”

就在2008年，他做出了令家人和朋友为之瞠目的决定——辞职，开画廊。理由很简单，“提前20年退休，向自己的理想生活行进！”

以画会友神游物外

置身于小小的画廊，身虽未动，心却已远。田宇喜欢这样的感觉，“个人对于回忆的追溯、现实的思考、未来的憧憬，源源不断地涌上心头，返璞归真的泰然

自若感油然而生。此时此刻，一场与自我心灵的诚挚对话就此展开，一趟神与物游的奇妙旅程就此启航……”

经营画廊后，这种生活状态与以往比可谓变化巨大。他开始息交绝游，酒楼茶肆已难觅他的踪影，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画廊里看书，就是在家里潜心绘画，或是与三五画友到野外踏游学。渐渐地，他发现，心性有了很大的变化，逐渐由狂燥变得平和，易怒变得宽厚。

小小的画廊，犹如一座桥梁，引来了一批又一批寻画而来的朋友。胡冰就是其中一个。

今年3月初，一位气质不凡的女子走进画廊。她叫胡冰，是湖北人，只身来海南旅游，因感冒未能随团去三亚，滞留海口。闲着无事，胡冰就到酒店附近溜达，这一溜达，一不留神进了画廊，遇见了田宇。闲聊间，两人谈起了油画，在对几幅抽象油画的理解交流中，胡冰对油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一个月后，胡冰从湖北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又要新开一家茶艺馆，让田宇帮她对茶艺馆进行文化包装和艺术配置。根据茶艺馆地理位置靠近长江的特点，田宇从水文化着手，建议茶艺馆包间全部根据古典诗词提取字句为名，如从“见欲扁舟摇荡去，倩君先作水云媒”提“水云媒”，从“白鹭拳一足，月明秋水寒”中提“秋水寒”，类似的还有“寒江雪”“花月夜”等等，并以此立意进行油画创作，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与油画的技法相结合，进行包间的整体艺术装饰。这个思路，与胡冰一拍即合。

通过画作展览、学术交流与品鉴收藏，田宇的油画圈越来越大。春节期间，广州画家杨宏伟从广州回来，在田宇家里聚会的时候，现场在墙上为他创作了一幅近10平方米的抽象表现风格布面油画，现在这幅画成了他的收藏至爱。

通过画廊，他结识了海南油画学会主席黄信驹、著名国画家许为艺、青年诗人李林青等一帮海南书画界艺术界人士，大家时常聚在一块品茶谈书论画，不亦乐乎。

“披图幽对，坐究禅境”，或晏坐或行吟或掩卷，田宇非常喜欢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，“生活中有些事情并不容易改变，但容易改变的是心情，或许我们无法选择命运，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心情。当然，现在的收益跟原来的相比是有差距的，但这份快意的心情却是从来没有过的。”田宇的笑容很淡然，很从容。

田宇： 图画人生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
图\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

受访嘉宾：海口知画廊总经理 田宇